



## 西夏文医方“消风散”考释

惠 宏 段玉泉

**摘 要:** 在系统梳理中医文献各种同名医方“消风散”的基础上,本文论定西夏文“消风散”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同名医方十二味药物配伍相合,并据此对这一西夏文草书医方反复辨识,识录出了一篇基本清晰、完整的西夏文“消风散”。这一药方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同名药方虽有渊源,却似受金代医学影响,与金代张从正《儒门事亲》同名药方有一定联系。

**关键词:** 西夏医方 消风散 局方 金代医学

这里考释的“消风散”是一个世纪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诸多西夏文方药之一,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编号为 ИИВ. № 4979, 原件照片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99 年刊布。<sup>①</sup> 此前笔者释读了一则药方“芍药柏皮丸”,尝试着从单个药方的解读出发,探讨西夏文药方的解读途径。具体的做法是在初步判定药方名称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梳理中医文献中记载的各种“芍药柏(檠)皮丸”,对同名的西夏文草书药方反复辨识、识录,进而与汉文诸方相互比较或勘同,最终求得西夏文“芍药柏(檠)皮丸”的全面释读。本文是对这一尝试的继续。

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ИИВ No. 4979 共 7 个图版,“消风散”位于其中的第 6 页。此方共 9 行,草书,足行 12-13 字不等。药方由十二味药组成,其西夏文名为“𐽄𐽅𐽆”,这里可暂时音写为 sew-xjow-sā。其中的第三字“𐽆”在佛教文献的对音材料中常见,用于与汉文的“三”、“桑”等字对音,这里出现于药方中,很容易让人想到中药制剂中的“散药”,极有可能是“散”的音译;其第一字“𐽄”在《掌中珠》分别用来作汉字“霄”、“小”的西夏语注音;第二字“𐽅”用于音译多个汉字,如《贞观政要》中对“房玄龄”的“房”,《类林》中分别对“东方朔”、“风俗通”、“杨雄”、“匈奴”等语中的“方”、“风”、“雄”、“匈”等字。在中医方药的散剂型药方中,语音与此三字对应的有“消风散”。同取“消风散”一名的方药在中医文献中的有近四十种之多,且配伍方法、功效多有不同,但与此西夏文本同列十二味药且药名吻合者可见宋太医局编修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及明代的《奇效良方》、《外科启玄》。后两种时代较晚,且多承《局方》,暂且不论。为便于西夏文本的考释,这里先将《局方》所载“消风散”转录如下。

### 消风散

治诸风上攻,头目昏痛,项背拘急,肢体烦疼,肌肉蠕动,目眩旋晕,耳聩蝉鸣,眼涩好睡,鼻塞多嚏,皮肤顽麻,瘙痒瘾疹;又治妇人血风,头皮肿痒,眉棱骨痛,旋晕欲倒,痰逆恶心。

荆芥穗 甘草(炒) 芎藭 羌活 白僵蚕(炒) 防风(去芦) 茯苓(去皮,用白底) 蝉

<sup>①</sup>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第 231 页。原件拟题为“医书”。

壳(去土, 微炒) 藿香叶(去梗) 人参(去芦, 各二两) 厚朴(去粗皮, 姜汁涂, 炙熟) 陈皮(去瓢, 洗, 焙。各半两)

右为细末。每服二钱, 茶清调下。如久病偏风, 每日三服, 便觉轻减。如脱着沐浴, 暴感风寒, 头痛身重, 寒热倦疼, 用荆芥茶清调下, 温酒调下亦得, 可并服之。小儿虚风, 目涩昏困, 及急、慢惊风, 用乳香荆芥汤调下半钱, 并不计时候。<sup>①</sup>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一

下面逐一辨识组成西夏文“𐵇𐵈𐵉”的十二味药:

𐵇𐵈, 川芎。“𐵇”常用来对译汉文中的“川”、“钏”、“篆”等字, 该字在西夏文医药文献中亦常见, 一般表示“四川”的“川”;“𐵈”在《六韬》中用来音译“方胸挺茅”句中的“胸”字。此可与《局方》“消风散”第三味药“川芎”对。<sup>②</sup>

𐵇𐵉, 羌活。“𐵇”在《掌中珠》中用作汉字“强”的西夏语注音;“𐵉”未见有对音或译音字的相关资料, 不过其与“𐵈”字声、韵皆同, 一为去声、一为平声,“𐵈”为汉语“和”的借词。此可与《局方》“消风散”第四味药“羌活”对。

𐵇𐵊, 人参。“𐵇”字在西夏医药文献中常见, 通常作“人”、“仁”字的音译;“𐵊”在《掌中珠》中用作汉字“实”、“十”、“失”、“室”的西夏语注音。此可与《局方》“消风散”第十味药“人参”对。

𐵇𐵋, 茯苓。“𐵇”在《掌中珠》中用作汉字“服”、“伏”、“腹”、“父”等字的西夏语注音;“𐵋”在《掌中珠》中用作汉字“令”、“凌”、“绫”、“连”等字的西夏语注音。此可与《局方》“消风散”第七味药“茯苓”对。

𐵇𐵌, 甘草(去皮)。此二字依字面取意“木-甜”, 即甜木。此与《局方》“消风散”第二味药“甘草”意合。

𐵇𐵍, 防风。“𐵇”在《掌中珠》中用作汉字“黄”、“皇”、“火”、“祸”等字的西夏语注音;“𐵍”字前文已释, 可与汉文“风”对音。此可与《局方》“消风散”第六味药“防风”对。

𐵇𐵎, 白僵蚕。“𐵇”在《掌中珠》中多次用作汉字“白”的西夏语注音;“𐵎”在《掌中珠》中用作“干姜”之“姜”的西夏语注音;“𐵎”在《类林》中分别对“曹操”、“王粲”等语中的“操”和“粲”字。此可与《局方》“消风散”第五味药“白僵蚕”对。

𐵇𐵏, 藿香叶。“𐵇”在西夏语中为汉语“鹤”之借词;“𐵏”为“香”之借词;“𐵏”常用作“也”、“野”、“夜”、“药”等汉字的对音字。此可与《局方》“消风散”第九味药“藿香叶”对。

𐵇𐵐, 荆芥穗。“𐵇”在《类林》中用与对译“荆轲”的“荆”;“𐵐”在《掌中珠》中用作“芥”、“界”、“更”等汉字的西夏语注音;“𐵐”未见有对音或译音字的用例, 不过其与“𐵏”字声、韵皆同, 一为去声、一为平声,“𐵏”在《类林》中用于对“褚遂良”、“随侯”等语中的“遂”和“随”字。此可与《局方》“消风散”第一味药“荆芥穗”对。

𐵇𐵑, 蝉壳。“𐵇”在《掌中珠》中以汉字“设”注音,“设”为书母(ɕ)、“禅”为禅母(dz), 似为不切, 但据龚煌城先生对《掌中珠》夏汉对音的研究, 二者在当时的汉语方言里已合并为一类;“𐵑”未见有相关的对音、译音资料, 而其以“𐵑𐵒”为反切, 反切上字“𐵑”为牙音 kh-, 切下字“𐵒”为平声 55 韵-iow, 切下字与汉字“壳”韵似有不切, 但上字与之双声。此当与《局方》“消风散”第八味药“蝉壳”对。

𐵇𐵒, 厚朴。“𐵇”在《类林》中用与对译“侯霸”的“侯”;“𐵒”在《掌中珠》中用作“庖”、“雹”等汉字的西夏语注音。此可与《局方》“消风散”第十一味药“厚朴”对。

𐵇𐵓, 陈皮。“𐵇”在《掌中珠》中用作“陈”、“尘”等汉字的西夏语注音;“𐵓”在《掌中

①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6 年, 第 24~25 页。

② 按,《天盛律令》中,“川芎”作“𐵇𐵈”。

珠》中用“皮”注音。此与《局方》“消风散”第十二味药“陈皮”对。

西夏文中的十二味药与《局方》“消风散”中十二味药完全对应了起来，应该是同一类的“消风散”。但这十二味药的排列顺序与《局方》完全不同，可以肯定不是从《局方》直接翻译而来。此外，西夏文“𐽄𐽅𐽆”之后有关于此方主治功效的记载，即“𐽇𐽋𐽍𐽎𐽏𐽐𐽈𐽉𐽊𐽌𐽑”，这十三字可直译为“头正破痛脑风痛眼面等肿之治”，意即“治头正破痛、脑风痛、眼面等肿”，也较《局方》要简略得多。

需要注意的是，在金代张从正所著的《儒门事亲》卷十二也载有一“消风散”，此方由八位药组成，其文如下：

#### 消风散

川芎 羌活(去芦) 人参(去芦) 白茯苓(去皮) 白僵蚕(炒) 蝉壳(炒) 陈皮(去白) 厚朴(去粗皮, 姜制, 各一两)

右为细末, 每服二钱, 茶清调下。<sup>①</sup>

这里较《局方》缺少了“甘草”、“防风”、“藿香叶”、“荆芥穗”四味药, 但余下的八味药在排列顺序上竟然与西夏文本完全一致。这很容易令人想到, 西夏文“消风散”是据某个汉文“消风散”翻译而来, 而这个汉文“消风散”同张从正《儒门事亲》所载“消风散”又有一定的联系。上文所及西夏文本在药物组成上又与《局方》一致, 考虑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初刊于1078年, 而张从正《儒门事亲》成书于1228年, 所以我们可以假定作为西夏文翻译底本的汉文“消风散”应该是介于《局方》与《儒门事亲》之间的一个方药。不过颇为奇怪的是, 张从正所删除的四味药在《局方》中恰恰都是非常重要的。其中的“荆芥”、“防风”为君药, 荆芥味辛性温, 善去血中之风; 防风, 能发表祛风, 胜湿, 长于祛一切风, 二药相伍, 疏风以止痒。而剩下的八味药惟“川芎”有去风之效。这样的变化使得两种“消风散”在功效上有了显著差别。考虑到《儒门事亲》“消风散”的祛风功效明显偏弱且其排列顺序又与西夏文本如出一辙, 笔者甚而怀疑, 《儒门事亲》的“消风散”是否在传抄刻印过程中有脱文存在的可能?

下面是参考汉文“消风散”对西夏文反复辨认后所作的录文及译释。

#### 录文:

𐽄𐽅𐽆, 𐽇𐽈𐽉𐽊、𐽋𐽍𐽌、𐽎𐽏𐽐𐽑𐽒:

𐽇𐽈𐽉 𐽋𐽊𐽌 𐽍𐽎𐽏 𐽐𐽑/ 𐽒𐽓𐽔(𐽕𐽖𐽗) 𐽘𐽙 𐽚𐽛𐽜/ 𐽝𐽞𐽟 𐽠𐽡𐽢(𐽣𐽤𐽥𐽦)  
𐽧𐽨𐽩/ 𐽪𐽫(𐽬𐽭) 𐽮𐽯(𐽰𐽱𐽲𐽳) 𐽴𐽵(𐽶𐽷𐽸𐽹)

𐽺𐽻𐽼𐽽, 𐽾𐽿𐺀𐺁𐺂𐺃𐺄𐺅𐺆。<sup>②</sup>

#### 汉译文构拟:

消风散, 治头正破痛、脑风痛、眼面等肿:

川芎 羌活 人参 茯苓/ 甘草(去皮) 防风 白僵蚕/ 藿香叶 荆芥穗(各二两)/  
蝉壳 厚朴(去粗皮) 陈皮(各半两)

右捣为细末, 每服三钱, 口茶汁调服。

西夏文“消风散”十二味药配伍的排序与《局方》有很大出入, 主治功效的记载也较《局方》简略许多, 此外在服药剂量上, 西夏文本“每服三钱”也与《局方》所载“每服两钱”(《儒门事亲》

<sup>①</sup> 张从正《儒门事亲》卷12《风门》, 第16页, 《中国医学大成》(42),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

<sup>②</sup> 此后尚有9字笔者暂时还不能完全辨识出来, 大致可能与“服药不计时候”有关。

同)有差别。服药剂量上的出入或许并非翻译上的错误,因为在元明以后的诸多“消风散”中,三钱的剂量随处可见。尽管二者有着种种差别,但是此方与《局方》“消风散”十二味药的配伍相同,它们之间有一定的渊源是肯定的。事实上在黑水城出土的医药文献中与《局方》存在一定联系的材料并不少见,如内蒙藏 M1·1250[Y1: W7A]号汉文残片即是《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所附《指南总论》卷上中的“论合和法”部分,不过这件文献是西夏时期的还是元代的尚未可知;又如俄藏 ИИВ. №. 2630 西夏文《明堂灸经》,据聂鸿音先生研究,其译自当时流行的佚名所撰《黄帝明堂灸经》,内容原出北宋王怀隐主持编纂的《太平圣惠方》卷一百。<sup>①</sup>所以《局方》对西夏医学实践的影响是肯定存在的,但这种影响似乎并不直接。本文所考证的“消风散”尽管配伍与《局方》相同,但又让人感觉出与金代张从政所述“消风散”有着一定的联系,很可能是从金代流传过来一个变通的《局方》“消风散”的西夏译本。

金代医学实践袭宋用药习惯较多,当局规定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据。但张从政、刘完素等医学家多主张因时、因地、因人对旧方加以改进。俄藏编号为 ИИВ. № 911 的一组医方中有一“芍药柏(檠)皮丸”,经笔者考证,其可与金代医学家刘完素的“受真芍药柏(檠)皮丸”勘同。<sup>②</sup>刘完素(约 1110~1200 年)是金代著名医学家,曾精研《素问》,并结合北方环境、民众饮食及体质特点,围绕《内经》之病机十九条,认为人体致病皆为火热,治病需从寒凉法入手,以降心火、益肾水为第一要旨,反对滥用《局方》的燥热之剂。刘完素的“受真芍药柏(檠)皮丸”正是在这一思想下对钱仲联“钱氏芍药柏皮丸”的改进。西夏与金国同处北方,环境气候相似、民众饮食及体质趋同,单纯沿用《局方》可能有较多局限,而从金国吸收医疗经验或许在实践中更为可行。“消风散”虽然变通不大,可能也是这一环境下传入至西夏的。

附记:本文的写作承蒙宁夏医科大学中医学院龙一梅教授提供中药方剂学方面的指导,特致谢意!

(作者通讯地址:宁夏医科大学中医学院 银川 750004;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银川 750021)

<sup>①</sup> 聂鸿音《西夏译本〈明堂灸经〉初探》,《文献》2009年第3期,第60页。

<sup>②</sup> 惠宏、段玉泉《西夏医方〈芍药柏皮丸〉考释》,中华医学会第十二届医古文分会交流论文,成都,2011年7月。